

全球畅销书《从优秀到卓越》作者吉姆·柯林斯为本书做序

[美] 彼得·德鲁克(Peter F. Drucker) 约瑟夫·马恰列洛(Joseph A. Maciariello)◎著

蒋旭峰 王珊珊等◎译

德鲁克日志

366 天的洞察力和灵感

*Daily
Drucker*

*366 Days of Insight and
Motivation for Getting the Right
Things Done*



上海译文出版社

德鲁克日志

366天的洞察力和灵感

[美] 彼得·德鲁克(Peter F. Drucker) 约瑟夫·马恰列洛(Joseph A. Maciariello) 著

蒋旭峰 王珊珊等 译

詹正茂 审订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德鲁克日志/(美)德鲁克(Drucker,P.)等著;蒋旭峰等译,詹正茂审订.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3
(译文经管)
书名原文:The Daily Drucker
ISBN 978-7-5327-4968-3

I. 德... II. ①德...②马...③蒋... III. 德鲁克,P. F. (1909~2005)—企业管理—通俗读物 IV. F279.712.3-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11636号

First published in 2004 by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The Daily Drucker
by Peter F. Drucker, Joseph A. Maciariello
Copyright © 2004 by Peter F. Drucker
Foreword copyright © 2004 by Jim Collins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by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Translated by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from the 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version. Responsibility of the accuracy of the translation rests solely with the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and is not the responsibility of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根据哈珀·柯林斯出版公司2004年版译出

图字:09-2005-046号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
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德鲁克日志

带给你366天的洞察力和灵感,
教你做正确的事情
彼得·德鲁克 约瑟夫·马恰列洛 著
蒋旭峰 王珊珊 等译
詹正茂 审订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18 印张 24 插页 3 字数 535,000
2010年3月第1版 2010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7-4968-3/F·189
定价:42.00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021-65842852

忆彼得·德鲁克

1994年12月,我驾驶着租来的汽车,来到彼得·德鲁克家门前。当时,我又重新查看了一遍地址,因为这栋房子看起来并不宽敞。不过,房子还是挺漂亮的,所在街区离克莱尔蒙特学院也不远。房子旁边还有几栋和它类似的郊区住宅,车道上停着两辆丰田小轿车。如果这是当地学院里某位教授的家,那么这房子可以说是挺相称的。但是,我找的人可不是当地学院里的某位教授,我找的可是彼得·德鲁克。他是管理学的奠基人,也是20世纪下半叶管理学领域中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彼得·德鲁克管理学院的创始人!

但是,门牌号码和我手里的地址完全吻合,所以我就快步走到门前,按了门铃。我在门外等着,可是屋内没有任何声响。我又按了一次门铃,“好了,好了,我来了,”这回我听到屋里传来了说话声,“我现在可走不快喽!”声音听起来有些焦躁,我想开门的人准是个性格乖戾的人。没想到,我见到的是一张微笑的脸庞,让我觉得主人见到我非常高兴,尽管我们素未谋面。“柯林斯先生,非常高兴见到您,”德鲁克先生边说边和我握手,热情地把我迎进屋子,还对我说了一声,“请进。”

我俩在客厅坐下,德鲁克先生坐在他自己最喜欢的柳条椅里,不断向我提问。他的问题尖锐、直接并且发人深省。他毫不吝啬地与我分享他的智慧,而不求从我这里得到什么。他只是希望他的话能对我的职业发展提供帮助,当时我的职业生涯正处在一个关键的发展时期。我那时才36岁,也没什么名气。德鲁克先生对我却慷慨大方,这恰恰说明了为什么他会享有这么崇高的声望。事后,我又再次拜读了他的大作《卓有成效的管理者》,重温了他的忠告:要重视为他人作出贡献,而不要只想取得成功。德鲁克先生认为,关键不在于“我如何取得成功”,而在于“我能作出什么贡献”。

德鲁克先生最大的贡献不是提出了某个单一的想法,他著作等身,而且这些宏篇大作都有这样一个优点:内中绝大部分思想都是金玉良言。德鲁克先生有着这样一种令人惊奇的魔力,他能够对现实世界提出探赜索隐的洞见,之后它们还会得到历史的证明。他的第一部巨著《经济人的终结》出版于1939年,书中对

极权主义的根源进行了剖析。1940 年法国沦陷后,温斯顿·丘吉尔将这本书列为英国军官预备学院学生的必读之作。德鲁克先生 1946 年出版了著作《公司的概念》。在该书中,他凭借对通用汽车公司的深入了解,对技术专家管理的公司模式进行了分析。书中对公司王国将会面临挑战的阐述入木三分,使得通用公司的管理层大为震动,以至于在斯隆掌控通用汽车的时代,德鲁克的学说理所当然地被贴上了封条。德鲁克先生 1964 年的著作划时代地论述了“公司战略”的原则,以至于出版商都觉得这一概念过于前卫,劝说他放弃《商业战略》这一书名,而改用《成果管理》这一名称,因为出版社认为“战略”对于当时的商业而言,完全是一个全新陌生的名词。

有两种方式可以改变这个世界,第一种是用笔(思想)来改变世界;第二种是用剑(武力)来改变世界。德鲁克先生选择了用笔来改变世界,而且重新改造了很多手握宝剑者的思想。1956 年,当戴维·帕卡德(David Packard)先生坐下来勾画惠普公司的发展目标时,肯定受到了德鲁克先生很大的影响,很有可能借用了《管理实践》中的许多经典思想——这本书至今堪称是管理学史上的巅峰之作。当我和杰瑞·波拉斯在写《基业长青》一书的过程中,对很多大公司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大多数大型公司的领导者都深受德鲁克思想的影响,其中包括默克、宝洁、福特、通用电气和摩托罗拉公司等。由于德鲁克先生思想也广为各种组织所接受,他的影响力也变得更加广泛,德鲁克先生的思想深入了警局、交响乐团、政府机关和商业公司,这让人不得不承认德鲁克先生的确是 20 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人士之一。

在和德鲁克先生见面的那天,我曾经这样问道:“在您的 26 本著作中,哪一本令你感到最自豪?”

“下一本。”德鲁克先生果断地告诉我。

当时德鲁克先生已 85 岁高龄了,但却依然精力充沛,每年会为读者献上一本新作,而且还发表了许多影响力深远的文章。在和德鲁克先生见面后的 9 年中,他又有 8 本书与读者见面了。当他 94 岁的时候,他还依然笔耕不辍,探讨在 21 世纪和我们息息相关的一些挑战。对于德鲁克先生而言,动笔写作已经成为他的一种习惯。他有着多产的写作细胞,所以他的著述才能够如此丰富。当在回答“为什么能够写得如此之多、如此之快”这样一个问题时,德鲁克先生说道:“我从前是一个记者。我不得不写得快,因为我必须要在截止时间之前完成稿件,这样我就成了一个快枪手。”我不知道德鲁克先生到底写过多少文字,但是

他写过的书就已经超过一万页了。因此,德鲁克先生成为世上难得一见的奇才,不仅睿智,而且多产。

德鲁克先生的才能中有一个最耀眼的亮点,那就是面对纷繁芜杂世界中的诸多现象,他能够用极具穿透力的片言只语将它们阐释清楚,并且揭示出其中的真理。他就仿佛是一位禅宗诗人,能够用寥寥数语道破玄机。我们可以反复品味德鲁克先生的思想,每一次都会有更深的理解。这本书将德鲁克先生很多真知灼见汇聚在了一起,这样你每次就可以领略到德鲁克先生思想的精华,而无需阅读那一万页的原著了。马恰列洛教授成功地将德鲁克先生最经典的思想结集成册,对于他的这种贡献,我们应该报以诚挚的谢意。

德鲁克先生喜欢讲述这样一个故事:大约在公元前5世纪,有一个工匠受希腊雅典城的委托雕刻一座石像,这座雕像将矗立在神庙的顶上。(这个故事的标题叫做“追求完美”,你可以在本书10月1日的那一页找到它。)这个工匠比预期时间晚了几个月才完成雕塑,因为他把雕像的背面雕刻得和正面一样漂亮。雅典城的官员因为他超时而非常生气,问道:“你把雕像的背面雕刻得和正面一样漂亮有什么用呢?又没人看得见背面。”

“是吗?可上帝能看见!”工匠回答道。

这本书就好比把所有雕像的正面放在了一起,展示给我们看。但是雕像的正面之所以那么漂亮,那是因为在雕刻的全过程中,工匠投入了大量的心思和努力——这是大家也是我所看不到的,但如果没有这样的付出,整件作品就不会完美。当然,我们知道自己可以信赖德鲁克先生的金玉良言,因为在他所有作品精心雕琢的文字背后,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深刻的思想家之一——德鲁克先生本人数十年苦苦思索与反思的精神结晶。

1994年那天,我拜访德鲁克先生后,我俩在他最喜欢的一家当地餐馆共进午餐。当我把德鲁克先生送回家后,我问道:“我怎样才能表达对您的感激之情呢?怎样才能回报您的帮助呢?”我知道,和德鲁克先生在一起的这一天,对于我而言,其价值是难以估量的。

“你已经回报我了,”德鲁克先生说道,“今天和你的谈话中,我学到了很多。”刹那间,我顿悟了为什么德鲁克先生是与众不同的,因为他并不把自己当成一位大师,而是把自己当成了一个学生。对于许许多多的管理学的专家而言,他们必须要说些什么,而德鲁克先生则觉得自己必须要学些什么。德鲁克先生的作品是饶有趣味的,而他本人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人。我想如果借用已故的约翰·

加德纳说过的一句话来形容德鲁克先生,肯定非常合适,这句话就是——“他总是对什么都感兴趣。”

“好好干吧,争取成为有用的人,”这是当天德鲁克先生对我所说的最后一句话。没有再说别的,他打开车门走下车,走进他那并不气派的房子,很有可能是又走到了打字机旁,继续细细雕琢起了美丽的智慧女神像的正面,还有背面。

吉姆·柯林斯

于科罗拉多州布尔多市

伟大的探索者和奠基者

——怀念德鲁克先生

2005年11月12日,我应邀到澳大利亚墨尔本参加“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国际企业管理大会”。会议期间,我突然接到母校加州克莱蒙特研究大学校长 Robert Klitgaard 教授的电子邮件,告知我德鲁克先生去世的消息。对此,我异常震惊、难以置信。在我的印象中,德鲁克先生正如他的思想一样是永远年轻,不会老去。随后我打电话给 Jack Schuster 教授,电话确认以后,我才不得不相信,再伟大的人也有终了的一天。现在回想,今年夏天我参加完世界管理学大会,我们全家转道回母校拜见德鲁克先生,竟然就是我与老师的最后永别。

记得在这次的见面中,先生告诉我,自从2002年癌症动过手术以后,他的身体就远不如前。现在他只能依靠轮椅来行动,依靠助听器来与人交流,甚至连最喜欢的游泳也不能了。但他依然在坚持写作和研究,只不过写作的速度减缓了很多。当时想到德鲁克先生依然在坚持写作,心里就宽慰了很多。一个依然在从事写作的人,怎么可能会突然逝去呢?我们一直以为德鲁克先生会活到100岁的。现在想来,写作就如他的生命一样。先生停止写作的一天就是离开我们的一天。但我又逐渐释怀:先生虽然走了,但是其作品、精神和思想将永远陪伴着我们,仿佛先生就在我们身边一样。

第一次亲密接触

我与德鲁克先生第一次见面是1981年的夏天,在一间教室内听他的讲座。虽然在母校听过他多次的讲座,但当时由于我对管理学还没有足够的认识,总认为,中国实行的是高度的计划经济管理模式,一切都是通过计划,学了管理也没有用。直到1983年我读完硕士回到南京大学工作后,才感到后悔。由于中国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特别是1984年实行社会主义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后,我感觉到管理的重要性。从此,我下决心要回到母校攻读管理学博士。1987年我终于如愿以偿,再次回到母校,攻读高等教育与人力资源管理博士学位。从此,我就有了更多的机会与德鲁克先生见面,向他请教。

我们经常想当然地认为世界著名的管理大师一定是一个严肃、超然、不食人间烟火的得道高人。但是当我初次见到先生的时候,顾虑立刻就消除。站在我

面前的,是一位身躯高瘦、因年纪大而微微驼背、前额微秃的高贵长者。在一张满布皱纹的脸上,漾着慈祥的笑容。在讨论问题的时候,他习惯用很重的口音加强语气,意在让听者接受他的观点。总之,在他身上,你更容易看到一个行为保守、知识渊博、循循善诱的老者形象。

激进的“旧知识分子”

德鲁克先生保留了传统欧洲的“旧知识分子”的人文魅力。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德鲁克先生虽然在上世纪 50 年代就预测到了计算机对管理的重大影响,但是其本人却一直不使用电脑。数十年来,德鲁克先生一直坚持用一台老式的电动打字机完成了数百万字的著作。我问他“为什么不换成现代化的电脑”,他说:“我不习惯用电脑,因为它总让我觉得写文章好像是在咬文嚼字。”一个如此保守的人怎么会提出“自我管理”、“后资本主义社会”等激进的管理思想呢?先生生活上的保守与思想上的激进,始终让我们感到匪夷所思。

先生的多产、智慧、洞察很容易让人产生天生英才的感慨。殊不知先生付出的努力远远超过了常人。正是由于先生超乎常人的对事业的无比热情、对完美的不懈追求才造就了先生的伟大成就。先生经常对我讲起一件对他的人生影响很大的事情。先生毕生喜欢看歌剧。18 岁的一天晚上,他到汉堡歌剧院看意大利著名作曲家威尔第的歌剧《福斯塔夫》,并且完全为之所折服。但后来,他惊奇地发现,这样一部充满热情、活力四射的轻歌剧竟然是威尔第在 80 岁时所创作的。当别人问威尔第:“你是 19 世纪最重要的歌剧家,为什么在如此高龄还要继续从事创作,是不是对自己的要求太高了?”威尔第回答道:“我的一生就是作为音乐家为完美而奋斗的一生。完美永远躲着我,我当然有义务去追求完美。”这件事对德鲁克影响很大。他下定决心,无论从事什么行业,无论到了什么年纪,一定要追求完美,决不放弃——即使“完美永远躲着我”。因此,当有人问德鲁克先生“您认为您哪一本书最好”时,他总是微笑着回答:“下一本”。在长达六十几年的职业生涯中,德鲁克总共出版了 39 本书,平均每 2 年就有 1 本书问世。德鲁克先生在他 94 岁高龄的时候还完成了放在读者面前的这本《德鲁克日志》。

他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了 30 多篇论文,并且有 6 篇获得了麦肯锡最佳论文奖(在《德鲁克日志》中有收集)。这一成果足以令当今最杰出的管理学家叹为观止。德鲁克经常告诫经理人:“一定要知道你自己是如何利用时间的。”他本人就是有效利用时间的典范。一次,我问先生,您是如何打发工作以外的闲暇时

间的？德鲁克先生反问我：什么是闲暇时间？德鲁克的高产再次验证一个再有天赋的人，也需要目标和愿景，也需要对目标的不懈追求。我从德鲁克身上学习到对工作的态度、对人生的追求、对学习的热情，这不仅是一个学者成功的基础，同时也是一个“卓有成效的管理者”成功的基础。这远胜于任何的管理方法和技巧。

永远的“旁观者”

当然，一个人光有目标和满腔热情远远不足以成为一位成功者。德鲁克先生之所以能够让人们记住他，还是因为他对现代管理理论的业绩和贡献。德鲁克先生讨厌别人称他为预言家，而自称为旁观者。年轻的时候，他曾尝试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他曾经用经济计量工具分析纽约股市，并且预测纽约股市未来将不断繁荣。但1个月后，纽约股市即发生大崩盘。德鲁克先生说，“这是我所作的最后一次市场预测。”他说，“任何人都无法预测未来，我唯一能做的是以旁观者的身份，就是观察已经发生并对未来可能产生影响的重大事件。”他意识到经济学家只对商品的行为有兴趣，而他关心的重点在于人的行为。从表面上来看，管理似乎离不开以商品为主的范畴；然而在德鲁克先生的眼中，“人”才是管理的全部内容。德鲁克先生对管理理论的贡献，提出的管理理论和管理思想，是任何人都无法比拟的，随便列举就有：目标管理、自我管理、顾客导向的组织、高层管理团队、效能与效率、时间管理、企业愿景、业绩管理、知识工作者、组织分权、以知识为基础的组织、扁平组织、团队、后资本主义社会等等。就连最近流行的平衡记分卡等管理方法也能够从德鲁克的著作中找到影子。毋庸置疑，德鲁克先生是有史以来对管理理论贡献最多的大师，现代管理学的奠基人。

许多年前，德鲁克先生回绝了哈佛商学院聘请他担任研究生院教授的邀请，主要原因就是，学校要他教的对象几乎全是刚从大学毕业的学生。德鲁克先生强调：“没有丰富工作经验的学生，是不会从我这里学到任何东西的。我从他们身上也学不到任何东西。”管理是一种责任和实践的思想始终贯穿于德鲁克先生的所有著作。当我今年夏天与德鲁克先生谈及中国经济改革和企业管理时，他告诉我“中国经济改革和企业管理取得了巨大成功，一定有很多值得总结的东西。管理实践总是领先于理论。要总结中国企业管理的特征一定要从实践入手。我当年为了学习和研究日本管理经验，也曾多次到日本考察。”想到中国经济的飞跃发展，中国企业取得的巨大成就，再想想中国管理学术研究的现状，我不由得感到惭愧。今年夏天我与著名的美国管理学者徐淑英教授等人在夏威夷

讨论筹办 2006 年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学会南京年会时,就也曾为此问题深感不安。德鲁克先生的遗志将激励我们所有华人学者的共同努力。我们唯有秉承德鲁克先生的学术态度和学术精神,才能够实现中国管理学术研究的腾飞。

赵曙明

南京大学商学院院长、教授、博导
兼澳门科技大学研究生院院长

“创建一个新社会”

——《德鲁克日志》推荐序

很多年来,彼得·德鲁克一直是世界公认的现代管理学之父。人们之所以给予德鲁克如此高的评价,称之为“大师中的大师”,绝不仅仅是因为他著述众多,更在于他在研究管理中体现出的历史和社会深度,以及他对所研究对象的洞察力和真知灼见。他的很多思想不仅得到了企业界、政界的广泛认可,甚至很多非专业人士都将之视如至宝。

如今,这些思想的精华第一次集中在了一起,这就是《德鲁克日志》(*The Daily Drucker*)。该书收集了德鲁克从1939年发表的第一本著述《经济人的终结》(*The End of Economic Man*)到2002年出版的《功能社会》(*A Functioning Society*)中几乎所有重要著作中的精辟论断。同时,德鲁克还将以往许多并未用传统的印刷方式出版的重要而且集中的论点容纳进去。其中有些论点还包括在德鲁克亲自为管理者做的远程教育的网络课程中。该书的特点之一就是,根据管理者业务繁忙、时间紧张,但又渴望学习的特点,把这些论断精选成每天一段,每段不超过一页。这样,管理者可以在繁忙的事务中,逐步领略大师的风采,结合自己的工作,逐步学习到大师的管理理念。此外,该书在每一段德鲁克关于管理的论述后,都有一个精心设计的“行动指南”(Action Point),以利于管理者在实践中应用这些基本的管理理念。可以说,德鲁克不仅教给管理者“管理是实践”这样一个理念,同时在他本人为管理者写的书中,也在实践着这样一个理念。

阅读《德鲁克日志》,正如纵览德鲁克一生的思想轨迹。大师早期的著作绝大多数创作于上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内容主要专注于新的社会现象,组织及组织结构,组织的管理,组织的作用等等。从50年代后期开始,另一个主题在德鲁克的著作中出现了:知识作为一种核心资源的兴起,知识社会,知识的特点,责任,知识工作者的地位和作用,知识工作者的生产力。但是,不管怎么看,在德鲁克的著作中,从早期到后期,始终贯穿着一个主题:自由,尊严和社会中人的位置,组织的作用和功能,人的成长和组织的成长以及社会的健康发展。

德鲁克并不是简单地就管理论管理,而是把社会、组织和个人置于一个大的系统中研究管理。他从研究法学和政治学入手,渐渐深入到构成社会的基本单

位——组织。

在对组织进行研究的时候,德鲁克发现,管理是一种专门知识。管理使各类组织(包括各种机构和企业)产生绩效,所有这些组织组成了社会;组织是社会的器官,管理层则是每个组织的器官;组织是为了担负社会的某种特定功能,完成某种特定的任务而存在;否则,组织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而组织的生存取决于管理。

因为德鲁克把社会、组织和个人置于一个大的系统去研究,所以,他的著作涉及到人文学科的多个领域:哲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他研究组成社会的不同部门:政府部门、企业以及非营利机构。这也使得他能够站在一个不同于其他管理学家的全新的高度来研究组织,研究人,研究社会。

德鲁克式的管理学的基本理念和理论来源于管理实践,而不是从抽象的概念到概念的堆砌、推论、抽象化。德鲁克认为:“管理是一种实践,其本质不在于‘知’,而在于‘行’;其验证不在于逻辑,而在于成果;其唯一权威就是成就。”从《管理实践》(1954年)和《成果管理》(1964年)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也正因为他从实践出发,经过总结,又回到实践中去,所以,德鲁克的管理理念能够为广大的企业界、非营利界以及政府部门所接受。

德鲁克认为,一个社会包括了政界、企业界和非营利界。“管理”原本不是应用在企业上,而是应用在非营利组织和政府机构。“管理就是企业管理”的想法很普遍,但它只不过是一种过时的假设。“因此我们很有必要大声疾呼,管理不等于企业管理,正如医学不等于妇产科一样。”正因为德鲁克式的管理学的基本理念和理论来源于管理现实,所以,他的管理理念不仅得到企业界的欢迎,也受到政府和非营利机构的欢迎。

更为重要的是,德鲁克能够把“管理”在社会的政界、企业界和非营利界这“三界”融会贯通,使这“三界”互相学习、共同提高,以改善人们的生活,促进社会的进步。德鲁克指出,社会把资源交付给企业,因此,企业需要为社会创造财富,为客户创造价值。而非营利组织是要改变人们的生活。在对非营利组织进行了长期的研究后,德鲁克在《非营利组织教给企业什么》这篇文章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的非营利组织正在成为美国管理方面的先驱。在战略和董事会的有效性这两个领域,他们正在从事绝大多数美国企业还停留在嘴上的活动。而且在最关键的领域,即调动知识工作者的积极性及提高其生产力方面,他们是真正的前驱者。他们制定的政策及其实践是企业界明天必须加以学习的东西。”

德鲁克在管理上,对于“人”的研究也是鞭辟入里。他很早就把对管理的研究重心从资金、机器、原料、提高工作效率等方面转移到对“人”的研究上来。在德鲁克看来,每人都有长处,也都有短处。管理者的责任是要把人们组织起来,使平凡的人在组织中发挥不平凡的作用。因此,德鲁克的管理思想是真正的“以人为本”。他重视人性,重视人的作用,尊重人的自由,发挥人的积极性。这在德鲁克关于如何提高知识工作者生产力的论述中是看得最清楚的。他还把“使工作富有成效,员工具有成就感”列为管理的三大任务之一,把“培养人才,包括培养自己”作为管理者的五项工作之一。德鲁克把自由与责任相结合,以人的发展为重点,来构思有效的经营管理、组织结构、制度与管理者的工作。他希望管理者把眼光放大,以使命感和智慧来帮助人们发挥所长,并和组织结合成一个整体。他认为身为最高主管并没有什么值得骄傲,即使已成为一个有效的最高主管,人生还有更高的境界。

德鲁克之所以非常强调管理者的卓有成效,是因为“管理者的有效性已成为今天的社会需要。我们社会的凝聚力和优势的发挥,有赖于知识工作者的心理需求和社会需求,能否与组织及工业社会互相融和而定。”

这样,德鲁克又回到了他的“系统”:社会、组织和个人组成的一个大系统。因此,尽管世人所认识的德鲁克是一个管理大家,是现代管理学的奠基人,但是德鲁克自称自己是一个社会生态学家,而且认为:“社会生态学是一门实务,就好像医学或法律,或是自然环境的生态学。它的目的的一方面是要延续和保存,一方面是要变革和创新,并在两者之间求得平衡。它的目的是在动态的不平衡中,创建一个新社会。只有这种社会才能同时具备稳定性和凝聚力。”

“创建一个新社会”,这解释了德鲁克为什么研究管理,也解释了为什么德鲁克的管理理念得到了那么多人的认同,成为“大师中的大师”。

黄建东

德鲁克研究会

北京光华管理研修中心

常务副院长

前言(一)

“我应该阅读你的哪一本书?”“在你的著作里,我从哪些地方能够找到你关于安排员工的最佳论述?”每周都会有六七个人向我提出类似的问题。在过去的65年中,我一共出版了34本书,甚至连我自己都会感到这样的问题难以回答。

《德鲁克日志》一书正是试图给上述问题一个答案。该书系统地从我过去的作品中节选出一些经典段落,并在段落后面附上几行我自己的评价或解释。该书涵盖了我过往作品中的许多主题,其中包括管理、企业、世界经济、变革中的社会、创新与企业家精神、决策制定、变革中的劳动力结构、非营利组织及其管理等。

书中每页最下端空白处的“行动指南”部分是本书中最为重要的。相信读者能从中汲取灵感,从而改善自身的行动、决策以及决策的成效。请牢记,本书是一本“行动手册”。

该书的完成要归功于约瑟夫·马恰列洛教授,他是我多年的好友和同事。正是他提议把我以前著作中的精华结集成册,还是他从我以往的书籍、手稿和文章中精心挑选了贴切的引语和评注。最后成型的这本书是经理人有效管理的一本全面指南。我和我的读者们都要对马恰列洛教授致以衷心的感谢。



彼得·德鲁克

2004年夏

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克莱尔蒙特市

前言(二)

在编写《德鲁克日志》的过程中,我尽力对彼得·德鲁克已经发表的以及他正在撰写的作品的知识“框架”进行提炼与综合。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我选编了366篇文章,以全年而论,每日一篇,连2月29日也包括在内,每篇探讨一个重要的主题。这些文章都以一个标题、一句“德鲁克式谚语”或是能揭示真谛的引语来开头。这些警句格言、机智妙语以及精华摘录,都是对每个随即要探讨的主题的提示,之后我编排了直接从德鲁克作品中摘录的内容。再接下来就是为你提供“行动指南”了,你可以按照它“行动起来”,将书本所学应用到你个人或你的组织中去。

在每篇文章之后,材料出处或是材料所引书目也被列作参考文献。除非另有注释,在“每日材料来源”中所列出的参考文献均指的是每本书的最新版本。每部参考文献的内容概要也可以在书后的“参考文献简释”中找到,当中收录了大部分作为本书参考文献的德鲁克著作,尤其是那些涉及较多的著作。如果你愿意对某个具体问题进行更深入研究,也可以查阅这些参考书目。

去探寻“已经发生了的未来”,这是我所要给你的一句忠告。如果你能洞悉到当前正在成形的某种潮流并顺应潮流采取行动,便是将“德鲁克传统”付之于实践。

我听过许多彼得·德鲁克给经理人所做的演讲,却很少见到他亲自为某人担当顾问。在他的教学与咨询建议中,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所使用的研究方法的连贯性与有效性。首先,他总是能确保正确地给问题作出定义。其次,他在构建理论框架的时候,能把他渊博的知识运用于解决某一具体问题,并对具体细节提出解决方案。最后,一旦问题界定清楚、框架建构妥当,他便能将解决问题应当采取的具体行动勾勒清楚。他这样告诉他的听众:“别跟我说你们喜欢听我讲的这些,而是告诉我下周一早上你要做出什么样的改变。”

尽管他的研究方法有连贯性,但德鲁克的每本作品或每篇文章却是各具特色的。一旦彼得·德鲁克完成了全部手稿,对一个在“社会中”或是“管理中”的重要主题的系统化且又有深度的讨论便成型了。而当我们对他过去的65年

中完成的著作进行研究,那个我所谓的“德鲁克社会与管理的框架”也便非常清晰了。

我从1962年大学毕业以来,便致力于德鲁克著作的研究与应用。尽管如此,要对他的著作进行提炼与综合,并为每篇文章提出适当的“行动指南”,对我而言,也着实是一种个人的“改革”经历。我也非常希望这本书能够使你实现这种自我的“改革”。

我深深感谢彼得·德鲁克先生给了我这次毕生难得的机会,并感谢他给我的建议和多年来对我的友情。哈珀·柯林斯出版集团的斯蒂芬·汉斯曼和里恩·斯彼罗帮我将这一机会转变成了现实。斯蒂芬·汉斯曼负责本书的设计,里恩·斯彼罗为本书的写作提出了具体意见和支持。我要特别感谢里恩,他为我复核了每篇材料并协助我撰写了“行动指南”。西西·亨特负责整理我的手稿,我也要感谢她提供的技术支持与辛勤劳动。我还要向哈珀·柯林斯集团的戴安娜·埃荣森主编和诺克斯·休斯顿表示感谢,他们也为本书的筹备提供了帮助。

除了对哈珀·柯林斯集团表示感谢以外,我还要向彼得·德鲁克/马萨托·依托管理学院 的德克卢伊弗院长表示感谢。同时,我要感谢克莱尔蒙特研究生院给我长假,以便我全年中有大量时间专注于完成这部书稿。我还要提及安东尼娜·安东诺娃,她是我的研究助理;勃纳黛特·兰勃特,她是我整段写作期间的助手;彼得·德鲁克文献馆的戴安娜·威利斯,她帮助我整理了部分附录内容。在此,我一并向她们表示感谢。

最后,我要向我妻子朱蒂表达我诚挚的爱意。在我写作期间,她为我分担了许多家事并给了我很多支持。

约瑟夫·马恰列洛

2004年夏

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克莱尔蒙特市